

少年大惊悚



谁捡了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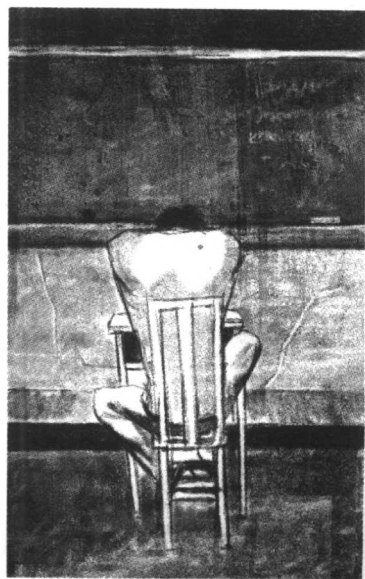
葛冰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谁捡了我的手

HAND

葛 冰 著
沈振明 主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序

梅子涵

葛冰先生是个优秀的作家。写了很多年儿童文学。他是让很多的孩子快乐和喜欢过的。他知道给孩子们读的文学要讲故事。他也知道孩子们喜欢的故事要有一点儿奇妙。他对儿童文学的理解是质朴也准确的。他写作不老一套。老一套就是故伎重演。他经常要走到陌生的路上。他喜欢试探自己有没有生机。他讲故事的时候一直试探另外的手法。他是不只顾自己兴奋的。我们可以称这样的态度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态度。葛冰先生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葛冰叔叔葛冰伯伯现在也可以叫葛冰爷爷了。可是你读他写的故事会看见他还是多么年轻。他不老一套的，他生机勃勃，他还是把每一个故事都恭恭敬敬地写给孩子们。葛冰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这套“少年大惊悚”系列，就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葛冰先生写给少年朋友们的真正奇妙的故事。

谁捡了我的手

一、一只系铜链的小白鸟

二、墙上有两颗白眼珠

三、墙上的脸像我

四、乒乓球台边坐着个女孩

五、我莫名其妙地出了丑

六、胖头和面瓜

七、她的脑袋悬在半空中

八、爸爸妈妈开始怀疑我

九、也是棕色的裙子

十、我的眼睛里有一块白雾

十一、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十二、他们说你是鬼

十三、喝了会睡觉的果汁

十四、毛骨悚然的活死人故事

十五、她眼睛直直地望着前面

十六、花丛环绕的小墓碑

十七、陵墓里竟然是空的

十八、消失在深蓝的天空中



一、一只系铜链的小白鸟

我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名字叫张小生。

这个名字有点儿俗吧？那还改了好几次呢，原来的名字更俗，叫张二生。

叫张二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我出生的时候，脐带绕在脖子上，差点儿就断气了。抢救过来以后，我等于有了第二次生命，爸爸就给我取名“二生”。

后来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老师建议说，“小生”要比“二生”好听，于是爸爸又给我改名叫“小生”。可是他忘了，京剧里也有一种角色叫“小生”，这倒没关系，顶多别人以为我们家有人爱唱京剧。问题是，我们班同学从“小生”的角色，又联想到了“花旦”。

这样，我又多了一个“张花旦”的外号。

我挺喜欢踢足球的，我们班的男生也都喜欢。每天下午放学，我们都不回家，先到操场去踢球。

今天的兴致挺大，因为我的数学考试在班里是第三名，虽然只是一次小测验，但对我来说，也是史无前例了，我要多玩一会儿，庆祝庆祝。

太阳落到院墙后面了，已是黄昏，别人都散去了，只有我还在球门旁边练习用脚背颠球。

今天真是有点儿邪门了，我不光考试成绩好，用脚颠球也特别出色，我能连续不停地颠三十多次，差一点超过我们班的体育委员郑刚，他可是区足球队的呢。

直到踢得我腿都快抬不起来了，才恋恋不舍地走到球门旁边，拿起衣服和书包，准备到楼旁边的水池那里洗洗。刚才踢得太热，我的脸上和身上全是汗水。

在水池旁边，我把水龙头开得大大的，痛快地洗着。

突然，我听到一阵清脆的鸟叫声！

你不要以为我大惊小怪，因为这鸟叫声不是从树上，而是从我的书包里传来的！

难道有小鸟飞进了我的书包？

啊，很有可能。因为我的书包里经常放吃的东西，比如巧克力豆啊口香糖什么的，弄得书本都带着一股香味。大概是一只馋嘴的麻雀钻进去了。

我用湿淋淋的手小心地抓起书包，悄悄地解开带子。一只白晃晃的东西一闪，吓了我一跳，手一松，它从我的指间划过，落到旁边的水池台上。

啊！一只小白鸟！

这是一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白鸟，在离我半尺远的地方“叽叽喳喳”叫着。

这只小白鸟特小，一只火柴盒就能装得下。而且我肯定，这不是小雏鸟，刚生出来的小雏鸟我见过，浑身毛茸茸的，没有一根完整的毛，嘴巴特嫩，眼睛都睁不开。

这只小白鸟可不是那样，它全身的羽毛雪白雪白，红色的嘴巴，青灰色的脚爪，一只脚上还拖着一条细细的黄铜锁链。

小白鸟叫了两声，旁若无人地低下头，喝水池里的水。

这可是个好机会，我蹑手蹑脚地上前。小白鸟好像没看见我，仍旧低着头。我蹿上去，用手一扑，明明是抓住它了，可我的手却空空的。

“啾啾——”它在我旁边叫。

我使劲一扑，小白鸟灵巧地跳开了，在不远的水池边歪头看着我。

我使劲一跳，小白鸟又从水池边飞开了，空中有一条亮亮的黄线，是它腿上的那条链子。

好奇怪，细细的黄链子竟有三尺多长！是因为天色太暗，使我产生了错觉的缘故，还是小铜链子真是那么长呢？

小铜链子就在我前面不远的树枝上垂下来，像细线一样地晃动着。我跑上前，想抓住那条小铜链子，小铜链子又往前飘了。大约是脚上铜链子太重了，小白鸟飞出几米远，又落到地面上，我满怀希望地追上去。

就这样，小白鸟时飞时落，好像故意在逗引我，不知不觉地绕到了教学楼的后面。

楼后面很乱，堆着许多炉渣，还有一个废锅炉房，过去用来给教学楼取暖用的。由于黑烟太多，污染环境，早已废弃不用，学校在另一边已修建了新的烧液化气的锅炉房。

旧锅炉房长期闲置不用，落满了灰尘，窗子和门都掉了。小白鸟飞进了旧锅炉房的破门，这回好了，我可以来个瓮中捉鳖、笼中抓鸟。

我跟着钻进了锅炉房。

4 锅炉房里黑漆漆的，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巨大的锅炉黑乎乎的，锈迹斑斑，辨不清原来什么颜色。屋顶上墙壁上也到处都是黑灰，弥漫着一种灰土的气味。

我从外面刚进来，眼睛很不习惯里面的黑暗，但是我还是把锅炉房的门给关上了。只是破窗子还像怪兽的嘴巴一样张着大口，没办法把它堵上。

我摸着黑一步一步往前摸索，眼睛渐渐地习惯了黑暗，光线好像稍微亮了一些。我睁大眼睛寻找着小鸟，忽然，听到一种声音，好像有人在轻轻地叹息。

怎么？这里面还有人？

我吓了一跳，屏住呼吸不敢动，竖起耳朵仔细听，叹息声又没有了。

也许是我的错觉？或者是小鸟的叫声？

我感觉脚下有个东西在动，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好像小白鸟就在我旁边，我踩住了它脚上的细铜链。在黑暗中，小白鸟费劲地跳跃着，它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美了，倒像是一只灰色的老鼠。

是我的错觉吧？我不敢下手去抓，因为我真的弄不清，它是小白鸟呢，还是一只灰老鼠。

“唉——”我又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非常清晰，就在我的耳边！

我吓得心几乎都停止了跳动，因为我隐约地看见，地上跳跃的不是小白鸟，确实是一只老鼠，灰老鼠！更加可怕的是，灰老鼠后面，还有一双脚，一双贴着锅炉站立着的脚！

刹那间，我想转身逃跑，你想想，在黑漆漆的破房子里，你突然发现一双脚，会是什么感觉？

“啊——”我吓得叫了起来。

“你叫喊什么？”一个低沉的声音问，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这才发现，一个黑色的影子就在锅炉边上，不声不响地望着我。

原来她就站在我旁边，我居然一点儿没发现。我傻乎乎地望着那团黑影，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啦？”黑影子又问。

我终于能看清楚了，一个穿棕黄色衣服的女人正站在锅炉旁边，她衣服的颜色和锅炉的颜色很相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小鸟，这里有一只小鸟……”我结结巴巴地说。

“小鸟在这儿。”女人低声说。一个白色的小东西在她怀里跳跃，就是那只小白鸟。

小白鸟从她的胳膊上，跳到她的肩膀上，一动不动，羽毛也不像我先前看到的那样亮丽，而是暗暗的灰黄色。

我很惊愕：一个神秘的女人，地上一只老鼠，肩膀上一只白鸟。

“啊，你是找小鸟的？”穿棕色衣的女人面对着我，“我也在找东西，可是这儿的光线太暗，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啊，她也在找东西，我松了一口气。

她找什么呢？也许是钱包项链什么的，这女人穿得很讲究，一身棕黄色的丝绒衣服。

“我已经找了好久了。”她伤心地说，“可一直没找着，你是小孩儿，眼睛尖，能帮我找找么？”

她那么伤心，丢的东西一定很重要。“没问题，您丢失什么？我帮您找。”我热心地说，心想，这女人可有点儿怪，怎么和老鼠小鸟在一块儿？

“你能找到？”棕衣女人抬头看看我，她的目光怪怪的，在黑暗中很亮，好像燃烧着绿色的火。

她的眼光很使我不安，里面好像隐藏着什么东西。其实我的眼睛并不好，可我还是说：“我视力好，一定能找到。”

“太好了。”黑暗中，棕衣女人笑了，露出了白白的牙齿。

“您丢了什么？”

“两只手。”棕衣女人含含糊糊地说。

手？手怎么会丢呢？我心里一惊！

她说的一定是手套吧？可能后面的字我没有听见。我试探地问：“您丢的是什么样的手套？”

“不是手套，是手，两只手。”棕衣女人目光炯炯。

我的脊背上好像滑过了一块冰，一阵冰冷。

我慌乱不安地问：“您在开玩笑？”

“我没有开玩笑，我从来不开玩笑。”她冷冷地说，“我真的丢了两只手，被放在玻璃瓶里，用药水泡着，可是突然不见了。”

真的是手！还是玻璃瓶里泡着的手！

我感到毛骨悚然，骤然想起，这些日子在校园里流传的一件

可怕的事情：傍晚时分，或者是在阴雨天里，有个女人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游荡，用凄凉的声音叫：“谁捡了我的手？”

这件事情最初是从看门的刘大爷嘴里传出的。他在晚上去教室，检查窗子关了没有。看见一个穿棕黄衣服的女人影子，在一楼的门厅里徘徊，甚至能看清楚她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十分悲哀、凄凉的表情。

刘大爷走过去看，那女人又消失了。他以为是自己眼睛花了，可当他转过身去，背后突然响起了一个低低的声音：“谁捡了我的手？”他被吓坏了。

刘大爷绘声绘色和别人讲。后来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刘大爷在出来时，便闭住嘴巴，再也不提这件事。

现在我碰见的，就是那个寻找手的女人？

“实在找不到，就是能买也行。”棕衣女人一边低头在地上找，一边自言自语。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问：“你知道哪儿有卖手的么？”

我吓得几乎晕过去：她就是那个寻找手的女人！

我真是害怕极了，想赶快离开这儿，可她正好站在锅炉房门口。外面已经完全黑了，月亮出来了，女人的影子映在地面，细长细长的，她的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了半边脸。

她望了我一眼：“你怎么不找了？”说着又叹了一口气，“按说也不难找，那手挺细的。”她慢慢地向我靠过来，一股冷气，像是从她身上发出来，她的身体一定很凉很凉。

我紧张地浑身颤抖。

棕衣女人站到了我面前，看不见她的眼睛，因为她的眼睛被长发遮住了，惨白惨白的脸上，两片红嘴唇显得特别鲜艳，红得好像要滴出血来。

我像傻瓜似的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啊，你的手真白。”棕衣女人握住了我的手。她戴着一副连臂手套，细长细长的。

“这手真白。”她又说，“和我丢的那只手一模一样，怪不得你说你肯定能找到，原来它在你这里。”

棕色衣女人撩了一下头发，我看见她的眼睛了，眼里射出一种阴冷的光。她把我的手捏得更紧了，捏得骨节都发疼。她望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这是我的手，现在我要把它拿回来！”

棕衣女人伸出另一只手，细长的手掌，做出刀子的样子比划着，好像要向我的手臂切下来。我使劲挣扎，她的力气极大，像铁箍一样箍着我的手。

我浑身颤抖着叫：“这是我的手，怎么会是你的？你的手还长在你的胳膊上！”

我本来是胡乱叫喊的，棕衣女人突然愣住了，皱着眉头，似乎很费劲儿地思索：“怎么？我的手没有丢？”

我赶快说：“当然没丢，它们还在你的两只胳膊上。”

棕衣女人松开了我的手，她在看自己的两只连臂手套，眼睛里显出疑惑，喃喃自语：“它们真的在我的胳膊上？啊，原来没有丢，我只是忘记把它拿下来了。”

她把自己的两只手放到眼前，仔细地看：“这回我一定要把它们放好，放在最结实的玻璃瓶里，这样谁也拿不走了。”

她在那里呆呆地傻看着，我趁机从她身旁擦过，一出了锅炉房的门，便头也不回地猛跑。

二、墙上有两颗白眼珠

回到家里时，显然，我脸上的表情还很惊恐，爸爸妈妈忙问是

怎么回事。

我把在学校锅炉房里面碰见那个女人的事讲了，他们很震惊。

爸爸说：“这人一定是神经病，是疯子。世上根本没什么鬼，你用不着这么害怕。”

妈妈马上反驳爸爸的话：“你以为神经病就不可怕？神经病打人不犯法，万一那疯女人真的有刀子，伤了咱们孩子的手怎么办？这事咱们还得赶快去找学校。”

当天晚上，他们便带着我去找班主任王老师了。从王老师那里得知，在我之前，只有传达室的刘大爷见过这个怪女人，别人只是听说，一追问消息来源，都是从刘大爷那儿传出来的，再追问刘大爷，他也讲得含糊糊，说不清是不是真有。学校正在做进一步调查，估计就是真有这么个女人，可能也是精神病人。

王老师嘱咐我要小心，放学后不要到处乱跑，最好直接回家。

不过，我认为那怪女人不像是神经病，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她的那只小白鸟是哪儿来的？它怎么会把我引到黑漆漆的锅炉房里？老鼠怎么愿意跟她在一块？

第二天，我拉着几个男同学一起到锅炉房里，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棕衣女人，只在锅炉房门口的垃圾堆里，发现一只死老鼠和一只死麻雀的尸体。

刘刚提着死麻雀的尾巴，几乎举到我鼻子边上，嘲笑地问：“这就是你说的那只神秘的小白鸟吧？”我气得真想给他一拳。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复习功课。

本来我的小房间布置得还是很不错的，墙上贴着蜘蛛侠的卡通画，后来叫妈妈给拿掉了。她说这样的环境太乱，没有一点学习的气氛，不如设个学习专栏，把我历次的考试成绩列成表格贴在上面。妈妈说这样可以刺激我好好学习，她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效果特好。

我坚决反对，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么土的东西，最后达成妥

协，留下白的墙壁，什么都不贴。

我为什么啰嗦了半天我房间的白墙壁呢？因为墙壁上出现了怪事情！

我在桌子旁边做作业，开的是台灯，桌子中间的光线很亮，周围的光线却很暗很柔和。

也许是我心理作用，精力很不集中，脑子里老是晃着棕衣女人、灰老鼠和那只小白鸟的影子。我害怕地想，她会不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

字写到一半，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什么也没有。

写着写着，后面好像又有什么东西，再回过头去，还是什么也没有。

不过，我身后的白墙壁上好像有两小团灰乎乎的东西，像是两片树叶。

是窗外的月光把树枝的影子映在上面吧？不对，那个地方月光根本照不到。再说月光就是真能照到的话，也不是孤零零的两片叶子，而应该是一大片。

或许是我眼看花了？

我站起身来，揉揉眼睛，走近前去看。

白色的墙壁上，真的有两片小小的影子，就像树叶一样，平行地摆在上面。

不，不是树叶，像是人的眼睛！

我心里一惊，瞪大眼睛仔细看，就是人“眼睛”的形状！

奇怪的是，眼睛的两颗眼珠，就像是有人只用黑铅笔描了个轮廓，里面还是白的墙壁。

是谁在墙上画的两颗白眼珠呢？

我伸出手想把其中的一颗抹掉，我的手背上出现了那颗眼珠的轮廓，显然是什么东西的影子投在墙壁上了。

也许是台灯的光把什么东西映在墙上的吧？

我试着挪了挪台灯，台灯的影子晃动着，墙上的两颗眼珠却

一动不动。

看了好一会儿，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我感到索然无味，算了，管它是什么呢？我还有那么多作业没做呢，别那么神经过敏了。

我又伏在桌边做作业，这回我很踏实，一口气把数学题全做完了，伸了个懒腰，回头瞥了一眼墙壁，我怔住了！

昏暗的墙壁上，那两颗眼珠还在，下面还出现了嘴和鼻子，周围好像还有一圈细细的灰线。

一张脸！一张脸的轮廓在白墙壁上显现出来！

我吓呆了，张大了嘴，愣愣地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首先想到了那个可怕的女人，会不会是她的脸？这使我感到一阵恐惧。

我赶紧跑到门旁边，打开了屋子里的大灯，房间里一下子亮堂起来。我再看墙壁，那张脸的影子还在，颜色变得浅多了，隐隐约约还能看出是一张脸的轮廓，就好像原来有人在旧墙壁上画了一张人脸，后来又涂了一层白漆，但涂得很不彻底，里面的颜色又透了出来。

我壮着胆子仔细看，那不是棕衣女人的脸！

棕衣女人留着长头发，脸形也是长脸，墙壁上的却是圆乎乎的男孩子脸，看那样子，超不过五六岁。

小孩儿的脸，我怕什么呀？我大声叫喊：“你们快来看呀！”

大概我的声音很紧张，爸爸妈妈一起跑进来了，异口同声地问：“怎么啦？”

“墙上好像用一张人脸！”

“哪儿？”

奇怪，刚才还有呢，怎么现在突然没了？我指着白墙壁说：“就在这个地方，刚才还有呢。”

爸爸妈妈轮流地望着墙壁：“什么也没有哇？”

我打开台灯，关了屋顶的灯，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我们三个

一齐朝墙壁上看，还是什么也没有。

妈妈担心地问：“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脸？”

“小孩儿的脸。”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爸爸说：“一定是你眼花了，疑神疑鬼。”

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小孩儿的脸用不着怕，只要不是那可怕女人的脸就行。

爸爸开玩笑地说：“你一定是被那个神经病女人吓怕了，草木皆兵，要不要去你妈妈房间里睡，咱俩换换？”

我摇摇头：“不用不用，我哪儿那么胆小啊！”

“你有事叫我们。”妈妈嘱咐我。

等他们出去以后，我再看墙壁。怪了，那张脸又出现了！

就好像故意在捉迷藏，其他的人一进来，它就隐藏进墙壁里，等别人一走，它又慢慢透出来了。

我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索性把椅子拖过去，坐在椅子上，对着墙壁，仔细地打量它。

说实在话，要是认真看的话，这张脸一点儿也不可怕，脸蛋胖乎乎的，还有点儿傻乎乎的样子，挺可爱的。

12

我耐心地等着，看它会不会变得更清楚，或者还会出现什么新的花样。

没有，它始终是原来那副模样，模模糊糊的，不是很清楚。

又看了一会儿，我终于腻了，开始干别的事情。就这样，一直到我睡觉，墙上的脸也没什么变化。

也许是晚上太紧张的缘故，这一夜我睡得很香，连个梦也没做。

早上醒来，我睁开眼睛，先看对面的墙壁。夏天的太阳升得很早，一抹曙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墙壁上雪白雪白的，那张脸消失了。

连着几天，傍晚的时候，房间里的光线稍微一变暗，那张孩子脸便出现在墙壁上。我已经习惯了，慢慢感觉，那张脸还是有变化

的,就像是一张画,开始只是出现大概的轮廓,现在五官的细部也渐渐地清晰起来,比如鼻子、眉毛,还有嘴角。

奇怪的是,两颗眼珠里面始终是白的,没有黑眼珠,就是两个白眼珠。

我希望它的眼睛也能慢慢地显露出来。

不知道哪个名人曾经说过:眼睛是心灵的窗子,通过眼睛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要是能看到这张脸的眼睛,就能猜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在用什么样的表情看着我。

可惜,那两颗眼珠始终是白的。

三、墙上的脸像我

接近盛夏了,屋子里的空气有点儿闷,晚上复习功课时,得打开窗子。

透过纱窗,可以看见外面颜色变得越来越深的树枝,到天完全黑时,它们就会变成墨色。

我看见树枝上垂下一条细线。是树上的“吊死鬼”吧?吊死鬼其实是树枝上的虫子。它们从树上吐丝,身体慢慢地垂下来。今年天旱,园林局又没来打药,树上的虫子多,一条条银线垂下来,在半空中飘动。

我在窗前看着,觉得有一条丝线很特别,不是银色的,是黄色的,而且比别的丝线粗了许多,是光线反射的原因么?

我打开纱窗,探出头去。我的眼睛不由得一亮:铜链子!一条

